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假死刑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苏〕鲍戈斯洛夫斯基著

叶瑞安

晓歌译

K835.5

12

假 死 刑 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苏〕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叶瑞安 晓 歌 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本译出)

假 死 刑 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苏) 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叶瑞安 晓 歌 译

责任编辑: 郭锴权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插页: 3 字数: 340000

印数: 1—10500

ISBN7-217-00093-9/1·39

统一书号: 10109·2106 定价: 3.00元

新书目: 87-26

丛 书 出 版 说 明

人民大众数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社会日臻进步和完善。在纷杂繁复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定个别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了解某些世界名人的生活经历，探索其成败关键，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and 养分，作为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这套丛书还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但是，名人远非完人，且其时代、环境、教育及才智亦各有异，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我国的青少年，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确实是任重道远。悠久的、灿烂的祖国文化，是培养我们勇敢、进取和智慧的精神源泉；世界历史上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把出

这套丛书看成是对社会，对青少年朋友的重大责任。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生前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曾设想为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亲自执笔。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亲自编辑丛书的愿望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实现。四十余年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从未间断，在本国及世界的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我们的这套丛书将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的传记、自传、日记和回忆录等。而这些大多数又是由知名文学家所撰写，文笔优美，叙述生动，读后不仅使人精神振奋，艺术上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本丛书计划每年出版数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翻译家、作家都来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丛书出版说明

第一章	英俊少年.....	(1)
第二章	长途跋涉到北都.....	(21)
第三章	在大学里.....	(33)
第四章	友谊和感情初露.....	(55)
第五章	走向新的生活.....	(72)
第六章	结识哈内科夫.....	(85)
第七章	最初的尝试	(103)
第八章	同乡挚友	(115)
第九章	处决	(120)
第十章	渴望	(127)
第十一章	大学毕业	(132)
第十二章	中学语文教师	(147)
第十三章	完婚并迁居彼得堡	(164)
第十四章	创作生涯	(181)
第十五章	学位论文答辩	(213)
第十六章	捍卫别林斯基思想	(225)
第十七章	评论家的视野	(247)

DJ59/3319

第十八章	杜勃罗留波夫与《现代人》杂志	(258)
第十九章	领导《现代人》杂志	(267)
第二十章	“农民民主主义者”	(282)
第二十一章	主编《军事文集》	(294)
第二十二章	“震撼灵魂的声音……”	(303)
第二十三章	学者和政论家的视野	(313)
第二十四章	伦敦之行	(335)
第二十五章	革命运动的鼓舞者	(351)
第二十六章	《怎么办?》	(383)
第二十七章	在梅特宁广场	(405)
第二十八章	卡达亚	(411)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工场	(423)
第三十章	维柳伊斯克	(440)
第三十一章	阿斯特拉罕	(462)
第三十二章	在萨拉托夫	(479)

附 录

车尔尼雪夫斯基年谱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的脊梁骨

第一章 英俊少年

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大白天，有一辆黑色马车，驶进彼得保罗要塞的大门。宪兵们把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押送到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沙皇下令逮捕的。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早就在策划迫害这位伟大的革命者、作家和学者，它急于寻找借口，以便阻止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活动。作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革命者的精神领袖、当时最出色的杂志《现代人》的领导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已成为沙皇及其帮凶心目中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最危险的敌人。逮捕他是蓄谋已久的事。

然而，即使在彼得保罗要塞等待审讯和判决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革命者也没有放下武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写成了著名的《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成了为争取人民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们必读的书。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写了两百多印张的著作，其中有中、短篇小说，学术论文，回忆录

等等。他在这里还着手写长篇自传。这部传记构思广泛，但只完成了一部分。

车尔尼雪夫斯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写自传比作写历史，而写历史就该从史前，从神话和传说写起，逐渐写到真人真事，写到真实生活。他想再现他祖辈所生活的环境，描述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便使读者对他们给后世的影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俄罗斯几个古老地区出生的属于中间阶层的一代人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成长的。

从外祖母戈卢别娃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模糊地了解到一些“家谱”，但仅限于他出生前半世纪之内的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太清楚他外曾祖父是神甫还是助祭，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父亲的谱牒他也不甚了了。只知道父亲一七九三年出生以来的一些情况。即便是这点滴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仅是从父亲的履历表获知的。他也不想向父亲打听祖父的父名。

车尔尼雪夫斯基祖辈的生活贫穷而单调，当时处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乡村神职人员，他们的生活也只能是这样贫穷单调。这位未来的“农民民主主义者”的祖辈中的某些人由僧侣变成了农民，于是在他的家族中除了助祭和神甫，还出现了普通农民。

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出生在奔萨省切姆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一个助祭的家庭里。他上中学时用村名作为自己的姓。他从小丧父。母亲无力养育儿子，领着衣衫褴褛的儿子来找唐波夫市的大主教，含着泪哀求把她母子留下。大主教动了恻隐之心，用“官费”送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

上教会学校。这个小孩根本不识字，不过看来渴望学习。

他在这所教会学校呆到一八〇三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然后转到奔萨教会中学。奔萨中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留校教希腊语，接着又任命他为学校图书管理员和诗歌班的教员。

一八一八年一件偶然的事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这一年萨拉托夫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大司祭戈卢别夫死了。

当时萨拉托夫省的省长潘丘利泽夫请奔萨省的大主教在中学毕业生中委派一名“优生”接替戈卢别夫，并让被委派者娶已故大司祭的女儿为妻。

省长在办这件事的时候，也没忘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他提出附带要求，希望派来的是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但又不甚富裕的人，为的是让来者兼做他孩子的教师。大主教看中了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他才华出众，引人注目。

和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戈卢别娃结婚后不久，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便成了由他“继承”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神甫。

作为戈卢别娃的嫁妆，他还得到了一栋房子和一大片房地，这房地从谢尔吉耶夫大街下延到伏尔加河边。

于是，这个奔萨中学的教师竟意想不到地被抬举成为一位神甫，进入了由戈卢别夫遗孀实行冷酷专横统治的家庭。

戈卢别娃为了使其家族继续“控制”谢尔吉耶夫教堂，嫁出了大女儿叶夫根尼娅，不久又嫁出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如果说嫁大闺女是因为她需要一个人去填补神甫的空缺，那么嫁小女儿则是为了物色一个贵族出身的人。她这样

做并非为虚荣心所驱使，而只是“生活上的”需要。戈卢别夫家有许多仆人，都是“老头子生前买来的”农奴，当时这些农奴是以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的名义买来的。亚历山大·叶戈罗夫娜写道：“母亲把我嫁给一个贵族，是因为想把农奴转到我的名下……”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娶了叶夫尼娅·叶戈罗夫娜以后，对她和她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同样关怀备至。

第一个丈夫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死后，年仅二十的亚历山德拉·叶戈罗夫娜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另一个贵族H·H·佩平。起初，佩平一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后来，随着人口增多，佩平一家搬到同院的一套厢房里去住。

姐妹两家相亲相爱，实际上就和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家人一样。

一八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写道：“上午九时，儿子尼古拉降生”。婴儿的父母为这件喜事所摆的宴席一直留在萨拉托夫人的记忆里。

这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他成了大司祭，教区的监督司祭和宗教法庭的成员。不过，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他父亲的家庭“连省里中等的大户人家都够不上”。

家庭并不贫困，但这种富足是靠年长者的辛勤工作维持的，具有其特色。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囚禁在西伯利亚时，在一封信里把父亲和佩平两家的经济状况称为是拮据的。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应俱全，就是缺钱。

年长者终日忙碌。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H·M·佩平（后者是由贵族选举的）从早到晚抄写公文。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估计，他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每年要抄写一千五至两千份“公文”。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来教孩子们知书识礼。他不仅教小姨子学法语，而且还教她学希腊文。外甥女，儿子，以及后来成为院士的外甥A·H·佩平最初接受的都是他的教育，而且是非常出色的教育！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完全是父亲的功劳。“我大多是自学的，但拉丁语除外——我的一切是父亲辛勤教给我的。”

善于工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儿子从父亲身上接受了这些素质，但使它们完全朝另外一种方向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道：“我们两家的母亲从早操劳到晚。待到精疲力尽时，她们便边休息边读书。”在这个家庭里，读书是很受人尊敬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博览群书，智识渊博。为了购置珍本，他从不吝惜钱财。孩子们的一切主要由自己作主，母亲们为拮据的家庭经济而操心，对孩子们只能偶尔照顾一下。仆人（佩平家的农奴）则全都忙于家务。

温和而又矜持的父亲尽量不去干预儿子的自由，放心不下和有点过分的母亲则相反，对儿子的爱表现得很严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青少年时，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不得不常常违背自己的意愿。

在熟悉的人当中，这个孩子显得活跃、高兴和多话，而在陌生的环境里则表现得胆怯、腼腆和拘谨。他的眼睛从小

就深度近视，这对他的举止有很大的影响。和小朋友嬉戏时，如果他不握住对方的手，他就认不出对方的脸。一八七六年他在西伯利亚时曾这样描绘自己的童年：“在童年，我的小朋友会用铅笔刀剪小纸人，用泥巴捏东西，可这些玩艺儿我一样也学不会，⁽⁴⁾连编织逮小鱼用的网子我也没学会，绳圈大小不一，成了一堆乱线团，根本不管用。”

眼睛近视使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中产生一种拘束和紧张的感觉，这一点当年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经常提到。近视也使他养成某种程度的孤僻性格，这种孤僻性格促使他变得少年老成。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喜欢各种儿童游戏的，尽管不一定那么入迷。

在邻居的院子里玩一种叫“小亚细亚”的游戏。聚集在这里的都是些小官吏和地主家佣人的孩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些游戏。他很机灵，挺有办法，会挑选伙伴，除了大孩子，他每次还吸引一些年龄小的孩子和他一块儿玩。

冬天，他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就是在山坡上滑雪橇。他通常是当晚上父母外出做客、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去作这种游戏的。邻居切斯诺科夫兄弟偷偷派家里的小农奴瓦西卡来通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来——他得爬过篱笆，因为切斯诺科夫家大门夜里是锁着的。在漆黑无人的街上几个小孩跑到一起，他们从雪橇上取下那只用来从伏尔加河提水的大桶，套上雪橇，然后把它拖到中学大街，而更常是把它拖上巴布什金坡道，这条道向伏尔加河倾斜，临河边处很陡。孩子们滑得很快，从巴布什金坡道上歪斜的小房子旁边飞驰而下。

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惊险而感到高兴；每当快到尽头时他总是滑向一块突出的地方，然后飞越河边的一个冰窟窿。

仆人们给孩子们讲了许多关于拳击的事，小孩便经常跑到沃洛夫大街去观看拳击。在“卡佩尔瑙姆”小酒馆附近，每逢节假日以拳击手索博列夫斯基为首的一队中学生奋战一队穿皮袄的小孩，经常把后者打得落花流水。

这种场面非常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瞪着发亮的双眼，屏息着呼吸在一旁观战。无处发泄牛劲的孩子，在拳击中充分表现出自己的英勇无畏。

萨拉托夫当时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道：“波克罗夫是河对岸的一个大村庄，地势比萨拉托夫稍高。经常发生狼把渡河往返于萨拉托夫和波克罗夫的行人吃掉的事，这时我年龄已不算小……我已成了一个孩子，站在紧靠河边的院子里经常可以听到狼在河对岸嚎叫。”

对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最感亲切的莫如自己家的院子、波克罗夫大街和莫斯科大街等两三条附近的街道、新大教堂广场以及从索科洛夫冲沟到谢尔吉耶夫大街往下一俄里处的这一段伏尔加河岸。萨拉托夫城的其余地方他很不熟悉。

家里过着朴素的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会把这种生活说成是很有理智的）。这是一个兴趣有点狭窄的神甫的闭塞小天地，成天不外乎是游戏和读书。

家人平常谈论的、大人和小孩经常所想的都是教堂、神甫、做礼拜、大主教、忏悔等一类的事。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不分彼此，尽管佩平一家可以说代表着“上流社

会”，但这并没能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习惯。佩平家的“上流社会”生活准则不仅不显得对立，相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所代表的“宗教”准则已融为一体。不过，这种“宗教”的东西已完全尘世化。“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主要是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件事的。”这里丝毫没有狂热的迷信，没有禁欲主义和神秘情绪。“当我们讲到教堂时，主要是指‘我们的教堂’，也就是我爸爸所在的谢尔吉耶夫教堂……我们家讲‘粉刷教堂’，就和讲房顶坏了是重修木板房顶还是另盖铁板房顶一样随便。我们讲‘神甫’，主要是指亚科夫·亚科夫列维奇，即爸爸在‘我们教堂’里的一位同事……大主教伊亚科夫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主要是他‘不明事理’，即不懂各种规矩和礼节……”仅此而已。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家人对宗教并非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教堂之间不单纯是职务上的关系。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常说，他能清醒地看待生活完全归功于家庭，但家庭留给他的宗教偏见实际上长期影响着他。摆脱这些偏见并不轻而易举，而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

生活每天都提出各种需求，这种生活本身的影响超过了传统的宗教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长辈“并非理论家，而是很平常的人，他们受到日常生活中各种并不奢侈的需求的纠缠，哪怕两个钟头摆脱这种生活也不可能，也无法对这种生活说：好啦，你已得到满足，让我们暂时忘掉你吧——不，它不会，它不会让人把它忘掉的。他们都是些……诚实的人（正因为这样，生活才纠缠他们）。我在他们当中成

长，已经习惯看到这些根据现实生活来言行和思维的人。童年时身边长期不断接触到的这种人物……，在我后来需要从理论上辨别真伪和善恶时，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面描述的家庭及其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这个敏感的小孩的人生观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他小时就有机会观察到，被称为“庶民”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农奴制、兵役、当局的专横残暴给农民带来多大的灾难。

在伏尔加河岸边，到处可以见到纤夫和搬运夫的宿营地，他们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受着骇人听闻的剥削。

成群结队的囚徒沿着察里津大街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房子旁边被驱赶而过。从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五年的十年间，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因造反从萨拉托夫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佩平家在阿特卡尔县拥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佩平家的农奴经常从那里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在紧靠佩平庄园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打死了一个虐待他们的地主。当局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也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小孩的耳朵里。

在城里，司空见惯的是当众鞭笞犯人和在校场处决犯人。当时萨拉托夫城里驻着一个团。在校场上士兵进行步法操练和持枪操练。士兵稍有差错便立刻就地当众受到惩罚。

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小要好的表弟A·H·佩平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小时亲眼看到的一些情景：征兵站前聚集着人群，母亲们满面泪水，她们将要和儿子分别二十五年；被抓的壮丁则满不在乎地喝得酩酊大醉。

这一幅幅的图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序幕》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些情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是以沃尔金的名字出现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在萨拉托夫的那段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他不是在高贵的社会中长大的。他所记得的都是粗野贫困的生活。他现在不由地想起了他在童年时期所困惑莫解的场面，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思考。他记得，一群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踉踉跄跄地走过故城的街道，他们喧闹着，吼叫着，唱着粗犷豪放的歌曲。”

沃尔金在孩提时对这一幅幅图景就迷惑不解。残废的老看门人只要大声呵叱：“畜牲，嚷什么？我非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纤夫，“斯捷潘·拉辛模样的苦力”便立刻静下来，四下散开——沃尔金对此感到惊讶。

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已引起年少好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使他感到忧虑不安。

一八三六年六七月左右，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比较经常地教儿子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早的学习笔记就是在这个时候作的。带格本上写着：“劳动能制服一切”，“诚实者受人敬爱”，“唯上帝为万物之本”等等。

父亲决定亲自为儿子进入教会中学创造条件。这个任务对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来说毫不费力，因为他不仅有教育才能，而且还有点教学经验。他能够流畅地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在数学、史学和地理方面也颇有造诣。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并在此期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过从甚密的历史学家H·И·科斯托马罗夫说，加夫里尔·伊万诺